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二十八目錄

浙江十

東山
以下温州府

吹臺山

雁蕩山

玉環山

甌海

江心寺

墨池

小鄒魯

東甌氣候

東甌風俗

賣女

丁東花

蘭花

風癡草

柑

搗厓

受宜堂官遊筆記 二十八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浙江十

東山 以下温州府

東山即華蓋山。在郡城東偏。城沿其上。郡城九斗。此山鎖其口。楊蟠詩。七山如北斗。城鎖幾重重。是也。其迤南為積穀山。又名飛霞山。有飛霞洞。昔漢劉根隱。

此今立祠紀之外為花柳塘西負女墻三面平疇千頃湖流淼茫遠山大江環遶其外羅浮諸峰近在几席亦近城之勝觀也山麓有靈運祠廟貌猶生所書白雲曲青草吟摩崖刻之半蕪沒不可尋惟謝客巖春草池尚存遺跡於一線耳然已足供人憑弔矣風雅之不沒也固如是哉石壁題雲根二大字為右軍書俗呼小赤壁以山臨江故雲根石之東北有石高聳屈曲中空下通泉脈頂有一穴如盤口水四時不竭鑄仙泉二字於旁汲以烹茶味極香潔昔靈運與

從弟書曰永嘉地無佳井賴華蓋山北湧出一泉名為滴水即此泉也前王觀察歛福創東山書院於其地後復建留雲亭於山巔花木蕭疎峯巒窈窕攬勝尋幽此其選矣余以甲子夏過此課諸生因小憩焉值天氣鬱蒸汗如雨漬不克久住刺舟入江心寺桃花流水杳然去以詩情入記叙其法得之莊子及吳越春秋後學潘遇莘敬識

吹臺山

名勝志載吹臺山下有飲鶴泉山之陰屬永嘉山之

陽屬瑞安即王子晉吹笙處太平寰宇記云其山狀如樓臺下有飛泉石池及笙簫之竹梧梓之材梁太守邱遲嘗採琴材寄吳興柳文暢按子晉笙鶴事見類苑屬緱嶺今永嘉有吹臺固好事者增飾之耶然其地江流清泚層石聳秀塵寰既隔水色山光倍覺有縹緲幽異之觀即非吹臺亦應有仙跡存焉

雁蕩山

雁蕩一名雁湖山頂有湖方十里羣雁每宿於此故名山之高四十里山之界跨樂清平陽二邑山之峰

凡百有二其間肖物象形或以龍虎名或以獅象名或以鸞鳳猿鶴名或以芝草卉木名或如城如榜如劍戟戈矛如烟鬢螺髻莫不宛然畢肖亦一奇也山極峻萃而幽異處全在包絡大谷之中嶺外望之都無所見旋轉其中則峭拔林列森然干霄凡巒阜縈迴烟雲幻滅悉出人意意外而崆峒屹嶮之狀益令人目眩心悸矣上龍湫極高峻崖危磴杳絕人跡稍下為大龍湫在西谷瀑布自雁湖瀉下絕壁懸挂高五千尺流至半空因風散亂變態百出如珠璣傾落雲

表如細雨。鬢濛濛。飄濕人面。水聲聞十里外。砰訇于喁。韻滿山谷。小龍湫在東谷。水亦高三千尺。山寺十八。各據一境。各有一勝。最著者石梁寺間之石梁洞。老僧巖真濟寺間之五臺峰。飛來觀音。觀音髻。碧霄洞。靈峙寺間之羅漢洞。雙筍峰。而寺前有靈異亭。石壁上大書鴈蕩二字。則今陳元戎資齋搜剔得之也。覽景之妙。盡於是矣。若淨名寺間之一線天。蓮花峰。聽詩叟飛泉寺間之觀音髻。仙門羅漢寺間之飛來羅漢。雙峰髻。凌雲寺間之靈雨潭。文明舍。珍卓刀三峰。寶冠寺間之寶冠巖。大瀑古塔寺間之疊石紅巖。本覺寺間之華舉芙蓉鄉。聽松臺。瑞鹿靈巖二寺。據大小龍湫之勝。而其間石洞雲峯。愈出愈奇。昔李孝光雁山十記。以東甌西南兩山為門戶。以羅漢洞東西天柱。大小龍湫為眉目。以十八寺為肺腑。可謂得茲山之綱領矣。方謝靈運守永嘉時。伐木開道。凡屐齒所及。皆稱韻事。是山獨不得一邀顧盼。今則無奇不呈。凡扶筇而至者。恒日不給賞。及乎欲去。猶惓惓乎以不能久留為恨。碧壑丹巒。青山面目。終古不改。顧

其顯晦亦自有時耳。余遊此駐山中二日。從崎嶇危
仄攀蘿捫石而行。亦僅得其十之二三而已。心識而
神爽矣。

玉環山

玉環山懸居海面。在温台兩界之間。西對蒲岐。南拱
盤石。內則楚門。霓輿為往來之要隘。外則黃門坎門。
為出海之咽喉。崇山峻嶺。屹峙層繞。週迴七百餘里。
海疆諸郡一巨障也。中有楊輿。正輿。姚輿。三峽。潭。漁
輿。塘。洋。墩等處。皆寬平如砥。土性肥饒。可墾為田。又
各輿口有潮水浸灌成灘者。皆可煎鹽。洪武二十年。
議控海兵。徙沿海居民於腹裏。廢棄其地。後遂為閩
廣温台各處匪類潛居。各輿私自墾種田畝。販賣魚
鹽。雍正四年。撫臣

奏請玉環山地方遼闊。自從前遷界棄置海外。無藉游民。

多潛其中。奸良混雜。久必不寧。會委各員查勘。其山
輿多有腴田沃野。可耕可種。請行墾闢。地上設兵增
戍。如寧波府屬之舟山。例奉旨允行。遂經理其地。招集温台兩郡之民。編戶墾種。建設各

處堤塘堰閘蓄水以資灌溉其前舊有成田三四萬
畝以後漸次墾闢魚鹽之利亦日有加雍正六年內
部議定玉環開復諸制田賦則分上中下三等輸納
本色米折穀石均以開墾起科所餘之米止於溫郡
糶賣充用不許顆粒出海漁戶則將舊有蓋廠挂網
者許其採捕循照定海計廠徵收塗稅之例亦酌分
上中下三則此外復有浙閩沿海州縣採捕漁船照
例刊號給牌赴玉環查驗鹽戶則令并竈聚煎官收
官賣止在本山賣與漁戶居民毋許私販出境亦無
招商配引之例至官兵之制文設溫台清軍餉捕同
知一員巡檢一員武設玉環叅將一員左右營守備
各一員千總各二員把總各四員兵共九百名以左
營為陸路右營為水師玉環舊無城郭宮室一應建
造之費即於本山課稅內支用報銷同知養廉公費
亦取給於本山課稅奉

旨依議乾隆八年奉

上諭朕聞浙省溫台二洋為漁船採捕之所從前玉環未
經展復以前凡魚船在洋採捕者汛兵需索陋規無異

私稅後復因展復玉環該地方官惟恐經費無出遂將
陋規改收塗稅以資經費之不足此一時權宜之計也
而每年所委微末員弁丁役人等往往借端苛索上司
查察難周不無苦累朕思濱海編民以海為田每歲出
沒於風濤之中捕魚以餬其口生計淡薄應加軫恤况
自玉環展復以來地方所有錢糧已敷公事之用無庸
更收塗稅著將此項永遠革除免致不肖官弁丁役苛
刻需索擾累貧民欽此安忝任浙撫親奉
德音伏思

國家自臺灣澹湖蕩平以來海外有截雖僻島窮區長
養生息盡成樂土然非我
皇上痾瘵在念無遠不周又何以使海外編黎蒙仁沐化
有加靡已耶蓋
聖澤之沾濡廣矣

異姑甌海

甌江一名蜃海即海之支流也江流東至磐石村會
於海洋茫無涯際是謂甌海海山相接常有蜃氣凝
結為樓臺城櫓旗幟甲馬錦幔倏忽變幻非常是名

蜃樓又曰海市世傳蜃蛤之屬吐氣則然其與塞上
曠野山氣彷彿無二一在於水有疑於蜃一在於山
不知何自余曾作山氣賦入瀚海集大致若蜃樓無
異故及之

山市海市俱屬奇觀於尺幅見之 魯啓人

江心寺

江心寺在永嘉蜃江中之孤嶼山謝靈運所題亂流
趨正絕孤嶼媚中川者也東西兩峰並峙各建塔於
其巔塔下俱有寺東曰普寂禪院西曰淨信禪院江

流中貫斷岸百尺飛梁而過遙望兩峰浮螺點翠如
潤之金焦然故程嘉量詩有解事江流更分斷為君
題作小金焦之句宋高宗避金兵浮海至永嘉跣蹕
寺中改普寂院曰龍翔改淨信院曰興慶未幾其地
沙塗壅漲有西僧清了來主寺乃簣土累石以廣其
址起剎殿閣始合二寺為一淳熙中詔以此寺永充
崇奉高宗道場一時棟宇巍峨琳宮金碧與江天相
輝映稱極盛焉元明之間屢圯屢修門以望大江
國朝康熙中寺僧月川重為整葺近今則又頽圯矣余

巡海過永嘉自東門放棹。蜃江烟波萬頃。中蒼峰兀立。奇秀之景。豁人襟懷。及抵寺。坐山門。以望大江。則水雲環繞。風帆往來。遠近林巒。翠鬱相望。昔人以孤嶼形勝。為東南第一。雖不盡然。然亦海上之奇觀也。寺左為宋丞相文文山祠。考公於德佑二年夏四月。浮海至江心。求益衛二王所在。至則二王已去。乃會哭於龍翔寺。高宗御座下。留一月。候命。召赴行在。遂題詩而去。後人建祠祀之。勒其詩於石上。余進謁祠。見其遺像。生氣勃然。并讀石上詩。至乘潮一到中川。

寺暗度中興第二碑。句知公之壯心未灰也。孤忠碧血。與高山流水俱留千古矣。

墨池

王右軍刺溫州。多惠政。暇則臨池。染翰。後人因立祠於郡城東南。旁有方池。其水澄冽如鏡。或云即右軍滌硯之所。池面每浮墨點。如蝌蚪。汲之則不可得。人以為異。余按右軍墨池。見於他志者多矣。即以浙論。如山陰會稽之戒珠寺。剡溪嵯邑之金觀山。分水之五雲山。天台之華頂峰。所在多有。愛之重之。但使千

古傳為佳話足矣其真偽固可不辨

卓識魯啓人

小鄒魯

東甌向多理學名儒號小鄒魯趙鳳儀記曰永嘉自
儒志公後有元豐九先生淳熙六君子俱以道德性
命傳程朱之學明太守鄧淮創鹿城書院祀程朱張
氏四夫子而以從遊者配焉其在程門者十一人在
朱門者亦十一人在張子門者一人皆去今不遠風
徽可溯庶幾過其里居訪其講舍而先賢馨歎尚若
有存焉者乎俎豆先型羹墻如見在後人之聞風而
興矣

東甌氣候

東甌地氣和煖臘雪罕到花木禽鳥較之桃花嶺以
北其應候約早兩月正月已開杏花十月即有黃鸝
聲茉莉高至尋丈或結為屏如薔薇架珍珠蘭蕙散
布堦除芬香馥郁木芙蓉大如梧桐亦海東之勝地
也

東甌風俗

溫限山阻海。土地不宜粟麥。而事魚鹽。務桑麻。織席。販木得利。頗饒。地稱殷富焉。然其俗務外飾而好遊。觀宴會必豐腆。嫁女必盛裝奩。優伶是尚。歌舞相矜。士子入泮後。求婚者纍纍。賣婚之議。固昔人所譏。而習俗相沿。遂恬不為怪矣。惟是家愛讀書。士不入泮。終不定婚。夫治民者在因其勢而利導之。使潛移默化於不覺。文翁治蜀。化比鄒魯。韓延壽治潁川。名郡中長老數十人。為陳和睦親愛之道。舊習頓除。曾子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其移風易俗之要務哉。

賣女

溫州土地殷富。風俗質樸。非他郡所及。獨有賣女一種惡習。輕棄兒女。遠賣他方。積久成風。深可痛憫。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撫摩鞠育。惜如珍寶。雖貧富不同。男女有異。其情一也。或時值兵荒。流離飢凍。勢不相保。至於賣男鬻女。苟延旦夕之命。實出人生變事。乃溫州賣女之風。習為故常。奸徒與販人口。竟成生業。其初皆由愚夫婦聽信巧言。或謂汝女無裨嗣續。徒多豢養之費。或謂汝女得嫁豪家。將來衣食豐

稔其父母一時為貧窶所累。墮其計中。愚幼何知。一入陷阱。有躬為奴婢。不堪凌逼。橫遭慘死者。有略具姿色。為之粧飾。俟其稍長。令銜惑良家子弟者。其中弊竇。髮指難罄。據前溫府呈報案件。有與販人口船隻。曾經緝獲。其多者。每至三四十口。大半皆幼少女孩。戴花傅粉。粧飾賣樣。引令當堂親供。往往不知父母姓名。并一身年歲。覩之能無傷心慘目耶。夫以天地生齒。朝廷戶口。而供奸徒生息。射利往來。販賣究其父母所得。不過數金。貧困如故。空令一家兒女生別死離。地方官除奸去害。莫有亟於此者。當時亦曾勒石永禁。嚴行緝訪。然地方官尤宜不時曉諭愚民。令奸宄無由設計。引誘庶風日移而俗日改也。

丁東花

丁東花。草本。抽枝節節生花。每枝各生嫩條。叅差裊娜。初發蓓蕾如小鈴。花綻則垂絲如瓔珞。通體作大紅色。葉大而長。青翠可愛。每於夏時開放。雖炎風烈日。不損其姿。余遊江心寺。於文丞相祠前見之。姿態豔媚。彷彿絳囊垂臂。翠袖臨風。花中之異品也。土人

以形似風鈴。風搖鈴則丁東有聲。名曰丁東花。及考各種卉部均無此種。

蘭花

甌蘭種極多。四時花開不絕。更有一種夏開者。一莖十三蕊。一蕊十瓣。並蒂同心。較他花尤大。花莖俱作淡白色。香氣殊雅潔。昔蘇東坡以蘭比美人。黃山谷以蘭比君子。似此無紅粉之態。而有逸士之標。可云品之最貴者矣。對之正宜讀離騷。以領其幽韻也。

風癡草

溫郡近海時見大風羣呼風起不息。為風癡。瑞安有風癡草。產於崖間。其葉似箬。長四五寸。每以此草占風信。如葉上見一橫痕。風發轉薄。若痕深如折。則發颶風。每折一葉。風癡一次。無不驗。按圖經。海中有黑風癡。風之說。黑風之作。晦暝莫辨。癡風之作。連日不已。則溫所謂風癡。其即圖經所謂癡風乎。是草若先為之告矣。

柑

甌江佳果。以柑為第一。其最佳者曰真柑。韓彥直真

柑錄謂溫人以乳柑為真柑若他柑皆為假設而此乃云真也出泥山者第一其大六七寸皮薄味珍劈之香霧噴人且耐久善藏之經冬不敗至夏日顏色猶不變覺所云冷亞冰壺立消煩餽誠非虛語宜乎蘇長公為立傳而能使陸吉輩口快舌縮不復上齒頰間也又雲麓漫抄云柑之大而可留過歲者曰海紅若姑蘇台州及閩廣所產皆橘之變種非真柑也今此柑載之

京城亦名之為鳳尾橘云

搗厓

搗厓山鳥也似鷹而稍大生海崖中每秋末渡海海濱人謂之曰厓其色蒼白亦謂之白厓又曰搗厓者以其自上而下有如搗勢甚便捷也

狢獠

狢獠猴屬也出樂清石門山狢類猿而綠獠似狗而黃遇人不驚又一種小猴長可四五寸名石猴頗解人意置之文案間能研墨掌收筆硯

竹豚

温州竹林中產竹豚。又曰竹狗。形似小猪。不知其所自來。匿於叢篁密篠間。惟食筍。捕之不可得人。縛真豕以誘之。竟網得其牡。烹之。味特清美。

山犬

樂清深山中。有山犬。名腰狸。身長尺餘。毛色柔潤。腰間束一雜毛如帶。狀同西洋之狗。因前爪似貓。故名曰腰狸。見人則迎拱而嗥。升木如飛。採食果實。亦捕噬小禽。松鼠之類。時為獵者所獲。

西施舌香螺海月

西施舌似車螯而扁。生海泥中。一名沙蛤。長可二寸。常吐肉寸餘。類舌。俗以其甘美。因名。又一種香螺。味亦佳。又大如小鏡。白色。正圓。其柱如搔頭者。曰海月。與江瑶柱等。其味甚甘美。沈一中。嘗稱其鄉之海錯。如海月。江瑶柱。可敵三吳百味之美。

八蠶

交州記。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今永嘉亦有八蠶。一曰蛭珍。二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蛭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

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之再育者皆曰珍按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絲而吳郡實止頭蠶二蠶而已今永嘉却屬八蠶但育亦不精絲亦不細止可織紬而已

縉雲山

以下處州府

縉雲山一名仙都道書為元都祁仙洞天山周三百里世傳黃帝駕火龍上升處山巔有石屋為洞天之門史記載縉雲本黃帝夏官之名張守節云括蒼縉雲其所封也太平寰宇記云唐置縉雲縣又以括州

為縉雲郡總以山得名也圖經云唐天寶七年六月

八日彩雲起於李溪源覆縉雲山獨峯之頂雲中仙

樂齊鳴鸞鶴飛舞俄聞嵩呼萬歲者九諸山皆應自

申至亥乃息刺史苗奉倩上其事於朝勅改今名上

有步虛峰斗巖傳即黃帝煉丹處宋李士舉遊仙都

有花屋重重對好山之句由是山西初暘谷又以好

山名所傳幻迹疑涉於誕而秀峰錦林巉崖邃洞皆

神工剗削不求靈異而靈異自著者也又山有摩厓

刻李陽冰忘歸臺銘字剥落殆盡其所篆黃帝祠宇

四。大。字。大。徑。二。尺。筆。法。道。健。今。輦。致。學。宮。乃。墨。寶。之。可。記。者。

青田山

青田縣亦以山得名。羅山為城。塹江為池。百盤棧石。險鑿天梯。七十飛灘。直奔斗口。舊經云山為葉法善學道處。田產青芝。故名。上有試劍石。下有洞。可容數人。石壁鐫混元峰三字。未詳何人書。前有湧泉不竭。名乳井。又北二十里為大鶴山。道書所謂元鶴洞天是也。靈蹟亦多。縣之南又有南田山。古稱七十二福地之一。明誠意伯劉公族居於此。山周二百里。土沃宜稻。歲旱豐稔如常。余過青田時。適風惡水逆。又訪劉公故里。在百里外。不得登岸。而攬其溪山之秀。知為靈氣所鍾。誠意之生。豈偶然哉。

石門山

石門洞在青田縣南。謝靈運守永嘉時。始闢為勝地。門在山之陰。臨崖築石坡。高數十級。白沙擁地如堆。春水泛漲時。輒高數十丈。進路兩山壁立。中劃一徑。有如門焉。旁通小溪。中建小亭。題晴空飛雨四字。過

亭溪斷以枯樹橫卧為狎度橋蜿蜒而入皆古木叢
 莽疑不復有奇境者漸入漸拓地甚平曠折而西南
 山如覆釜築磴道建誠意書院松竹森羅野花馥郁
 已別是一天矣更進數十武見巖高數丈瀑布從絕
 壁下垂風吹濺沫散灑若雨下有巨石卧潭中承接
 瀑水復相激而成雪浪倍形奇觀疊石為小橋朱欄
 小檻宛在中央傳昔人望仙於此云時日暮雲合不
 能辨途秉燭坐片刻已足洗塵念較之雁山觀瀑若
 所謂天柱龍湫者又開一異境巖石多題名亦有碑
 碣因昏夜十不得一二見惟對聯有斜拖玉練晴疑
 雨倒挽銀河晝亦寒之句甚愜予心按温州永嘉亦
 有石門山但無瀑布今閱謝靈運邱遲石門諸詩與
 栝蒼彙紀俱載入青田蓋以青田在劉宋時屬永嘉
 郡則謝公所遊當指此山不得以永寧支山混之也
 唐邱丹石門觀瀑有云吾祖昔登臨謝公亦遊衍李
 善註文選引靈運遊名山志云石門遡水上入兩山
 口兩邊石壁下臨澗水正與青田石門瀑布合更無
 疑矣

有學有識 魯啓人

却金館

却金館為明温州守何文淵建也。公守温時惠且廉。去之日囊橐蕭然。永嘉丞于建遣其子率五邑之民。釀金若干追至括之俞嶺固酬之。公笑却其金而去。民即其地建館扁曰却金。

國

初圮廢郡守劉廷璣更新之余以甲子夏自處返金華。憩是館撫前賢遺蹟因憶漢會稽守劉寵受一錢事與此絕類。賢守清風後先輝映真浙東盛事也。又

按章大經却金館記言公自為御史以至冢宰卓乎可傳者不止卻金一事即此已足見公之德澤入人之深及人之厚。民視其去如父母遠行目覩蕭條蹇澁刻不容忍故不辭匍匐道途而竭貲以奉也。彼碌碌之吏又安所得金而却之哉。若夫起頑立懦存乎其人。許國忠詩曰我亦欲為清白吏更從何處覓知音。嗚呼有志者可以奮然而興矣。

明誠意伯劉基墓

墓在青田之夏山以洪武八年公自京屬疾歸踰月

卒於家遂葬於是也。方明之興中山開平皆以武略顯。公獨運籌帷幄。史稱其計畫一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能令帝恭己以聽。洵不愧為開國元臣矣。當是時。浙中以文學受知。遇者莫如宋景濂。然卒死於夔州。奕世而下。猶有久死遠戍幽壤沉淪之痛。雖欲首丘。何可得也。公雖以憂憤致疾。而見幾獨先。數百年來。過其墓者。莫不瞻仰松楸。以為鄉邦重焉。殆與衢之趙忠簡墓並傳矣。

處郡風土

處郡環城皆崇山。邃谷商賈鮮通。百貨缺如。市井間不過米粟魚鹽布縷而已。無他異物也。郡城中雖有總鎮兵營。守令衙署。以及軍民廬舍。望之蕭然如村落。城中每有虎患。入夜人不敢孤行。一日守署射圃中。忽出數小虎。蓋其地荆榛滋蔓。乳虎潛入而育之者。人俱弗覺也。荒涼之境。概可想見矣。然風俗甚淳。古傳稱山國之民。其氣剛以勁。鄰郡甌土頗殷富。往往鬻及男女。而處人雖飢寒切膚。終不肯棄為人家奴婢。且男鮮羅紈。婦無豔飾。力耕勤作。崇節約而務。

樸誠深可嘉羨。敬姜有言：民勞則思，思則善；心逸則淫，淫則忘善。處土雖荒瘠貧陋，觀其人民，其猶有唐魏之遺風歟？

處郡田土

處郡十邑，在在俱山。田浮石上，積土不厚，最憂乾旱。惟恃泉流以資灌溉，而括居上流，諸水若建瓴下，刻無停蓄。治之則有稔歲，失治則成石田。故堤塘堰閘之設，在處尤為急務也。又有慮者，處山谷逼窄，居民或踞高阜，或鄰低窪，下流不遏，則灌溉無資，下流過

遏則湧溢為患。如松陽之百仞堰，遂昌之胡公隄，雲

和之雲陽礮等，往往因霖雨水泛，決隄四潰，漂沒田

廬。惟在莅斯土者，加意防制，時其浚築，善其啓閉，庶

水與旱交不為災。余昔莅黔，其田亦浮石上，但黔地

多雨，滋潤易及。今處之田與黔同，而雨則不可必矣。

以人功補天時地利之缺，而毋以堯堯諉之地力，以

希倖望之天工，是則居官任事之道。

凍石

凍石出青田閣公方山洞中，色如碧玉，柔潤可愛。得

堅粟者為上。刻印章不能瑩透者為盃皿。世爭貴之。俗名為圖書洞。按古人多鑄銅鐵為章及琢玉為印。耳未嘗用石也。至元末會稽王冕始以花乳石刻之。今則皆用青田石及昌化石。時尚之不同如此。章窰

龍泉之瓠華山有長湖深不可測。山下即瓠田。居民多以陶為業。舊傳章氏兄弟造磁器佳絕。其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窰成器皆淺白斷文。號百圾碎。冠絕一時。世稱哥窰。以生一乃兄也。其弟名章生二。所主之

窰青瑩純粹。渾如美玉。一瓶一鉢。動博數金。世稱龍

泉窰。從地名也。今居民間有收藏者。猶稱章窰云。

二件今日賞鑒家極重之。魯啓人

鳳尾蕉

鳳尾蕉一名番蕉。能辟火患。產於鐵山。如少萎。以鐵燒紅穿之。即活。平日以鐵屑和泥壅之。則茂而生子。今處州青田縣有之。俗名鐵蕉。葉如鳳尾。幹班班作龍鱗狀。用鐵燒貫。愈加暢茂。其花如球。一朶之中。又各分小朶。其色淡黃。每春時二月始開。一本不過一

二朶其生小蕉從根邊發生凡草木無不以金為尅以火為忌此蕉反之亦草木中之性異者

鮫魚跳魚

景寧山溪中有鮫魚跳魚鮫魚似魚而四足每緣立樹杪張口注水鳥見水就飲即閉口雉死其鳥伺鳥腐而吞之跳魚大蛤也夏月引類飲澗水每為蛇所噬或蛤多欺蛇則先以一巨蛤銜蛇頸餘蛤共移置水中聚而食之姜師閔有鮫魚跳魚說以鳥與蛇比之貪夫殉利作惡鮮終余以為天下之患莫不起於

所忽以鳥之高翔蛇之肆毒而受殘於鮫與跳魚是所謂機之不測者也彼鮫與跳魚非有猛鷲之質搏噬之材乃能以靜制動以衆除暴乘釁而取量力而行二物之微而有智如此物顧可藐視乎哉雖然鳥無就飲之意蛇無噬蛤之心則二物又焉得設機挾勢以制其命姜之言諒矣

其命妻之言... 無... 命... 同... 又... 子... 山... 實... 具

受宜堂官遊筆記卷二十九目錄

江西一

江西

封禁山

秀峰寺

滕王閣

蔡經宅

麻姑仙壇碑

鷹武李將軍

李泰伯墓

陽明前身

土地

書院

江西虛文

西江志

太平御覽

字說

救生船

木人拘捕

錢糧

甜酥

樟木

土瓜

蚿片

麥魚

蟻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二十九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江西一

江西

江西全省之地。俱在江以南。何名江西。按唐書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分江南為東西。江南東道理

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遂稱江東江西。此江西之所由來也。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廬陵為江西。若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歷陽之境。考秦郡今之六合歷陽今之和州。

封禁山

封禁山舊名銅塘山。西北屬江西之饒豐二縣。東南與浙之衢閩之建寧接界。通道周迴三百餘里。層巒疊嶂。密箐深林。人跡罕到。明時以匪奸藏匿。特封禁此山。故名封禁。

國朝雍正十二年戶部侍郎趙

奏請此山舊有銅塘。今若行開採其益有三。一得木以助工料。一闢地以廣耕種。一取銅以資鼓鑄。且開山之後匪類無從逃匿。其於寧靖地方是或一道。謹將開山事宜次第舉行奉

旨。着將伊奏摺抄發兩江總督江西巡撫遴選賢員前往勘視。並會同浙閩督撫將開採應行事宜詳確妥議具奏。欽此。此時安適忝撫江西。飭令屬員率領兵役親身到山。細加勘驗。其山地接三省界連四縣。上饒境內有隘

口三處自各隘口而入。尚有二三十里。皆靛蓬紙廠。猶係民山。直至極險峻之處。方立界石。分內外。大約封禁內山。周迴不過百餘里。其中峰巒險峻。林壑幽闕。行者扳藤附葛而進。地石多土淺。所有木植皆松。楓。樗。櫟之空心屈曲者。無佳木良材。可供採取。且重溪疊澗。舟楫難通。無從出運。是不能得木以助工料也。又山中率皆陡壁懸崖。絕少平原沃土。銅塘乃適中之區。其地稍平。約僅十五六畝。其餘畸零荒地。或三五段。或十餘段。不等。沙石壅積。墾闢殊難。且附近

民山土地。磽瘠。居民多不自種。每年賃與閩省蓬民佃種。苧麻靛青。春聚秋散。少得租息。以完賦稅。則知居民亦未必肯入深山窮谷。承種荒瘠之地。是不能闢地以廣耕種也。至開礦一事。所關尤重。必須經鍊熟習之人。方能認識銅苗。又需創沙煎試之功。始可辨別虛實。今其地草木陰蔽。荆榛鞞。毒虺猛獸。在在盤踞。非人跡所能久憩。亦有隨行工匠。掘驗一二處。杳無礦苗形迹。是不能取銅以資鼓鑄也。屬員據實詳報。浙閩二省咨會委員。勘過情形。大槩相同。夫

此山向係封禁而原

奏請開者謂此山得木闢地取銅三項耳。今此三者均不可得而適以成異日逋逃之藪。有事固足釀變無事亦將累人。如議設兵彈壓則調軍轉餉險阻艱難。又以增一方之擾。是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矣。本郡百姓始聞開採之議。通國驚惶。具呈州縣者紛紛。不知其數。故知開則擾累禁則靖寧。度地勢而覘民情。其不宜開也。固無待再決者也。遂會同兩江浙閩粵督撫合議。

奏明仍行封禁開採之議由是不行

秀峰寺

秀峰寺舊為開先寺。南唐李後主在潛邸讀書於此。後歸踐尊位乃建此寺。名曰開先。

國朝康熙丁亥

聖祖御書改為秀峰寺。廬山瀑布聞天下。山南北瀑布不啻十數。而秀峰寺為最勝。秀峰瀑布亦有二。而出自香爐雙劍兩峰間者為尤勝。瀑水源遠不可窮。或曰出自山絕頂。蜿蜒一線流注深洞。西入康王谷。則為水。

簾東出香爐峰則為瀑布也。余遊廬山抵寺其西有漱玉亭亭之前為三峽口。上有三峽橋。峽中多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左障右阻。不得順流而下。則橫空駕浪。砰激跳號。以與石相鬪。啗及石殺湍平涓焉。黛碧則又似人盛怒之下。變為霽顏。觀者亦氣戢而神怡矣。峽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六字。大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年遠不可悉辨。寺後有王陽明記功碑。碑之上建立。

御書亭。亭中望香爐雙劍二峰。蔥鬱雲表。秀麗絕世。按開先瀑布始著於徐凝李白之詩。蘇子瞻入寺作詩。譏凝有飛涎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之句。袁中郎遊記言人以鮫綃圖比瀑布。此直死水耳。是即子瞻譏凝詩意也。蓋廬山之水。往往水經而石緯。織絡成奇。至於蕩漾。天半耀之以日。散之以風。助之以雲烟。滅沒則倏忽變幻。洵乎其可玩不可言矣。青綃白練之喻。何足以盡其妙哉。

滕王閣

滕王閣面臨章江。橫波竟天明。晦萬狀。洪州一大勝。

也。昔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建此閣。後三王爲序賦。記世稱爲三絕。而閣之名亦因以益顯。余於甲寅歲。撫豫章。擬遊。則閣已爲火燬。昔年過岳州。岳陽樓亦爲火燬。然樓舊在城西門上。登城遙望洞庭君山之勝。得其大半。而滕王閣逼臨江渚。故址平行。無復可眺覽者。夫江山之勝。登臨之樂。有遇不遇。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昔韓退之爲王觀察作記。言前守揭陽。不得過南昌。觀滕王閣。後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又不得過。遊以爲憾。今余駐節南昌。章江近在咫尺。宜可以暢遊而無阻者。而殘烟斷礎。淒然感人。向之所謂棟飛朝雲。簾捲暮雨。已杳不可見。則余之近在咫尺。而不得遊。與退之之遠在揭與袁。而不得遊。一也是閣也。余莅任後。即有建修之意。因吏治民風。尚未整齊。不遑舍政要而務游觀。姑以俟之。異日第未識。異日果能如願否也。夫自唐以來。傑樓華館。結構凌雲。如此閣者。不知凡幾。而滕王獨著號於江山之表。今雖灰燼之餘。漁夫樵父。往往過其故址。指點而咨嗟。有以知是閣之終不能廢。而建興之有日也。

余於此其能忘情乎哉

蔡經宅

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南城縣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池。中有紅蓮。忽變碧。今又白矣。未嘗言與王方平會。蔡經於此也。又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至括蒼山。過吳蔡經家。一統志云。蔡經宅在胥門。王方平得道。嘗教經尸解之術。言吳言胥門。非麻姑山所得有明矣。方輿勝覽於蔡經故宅下。註麻姑與方平所會之處。附會之誣類

如此

方輿等書附會甚多。每有一事而分註數處。究不知以何處為確。甚或古今異名。姓字各別。以訛傳訛。不一而足。總由各縣志書皆欲據古人事蹟為彼土山川增色。不約而同。及相沿既久。爭者猶斷斷然而不覺其失之誣也。陸成岑敬評

麻姑仙壇碑

顏魯公墨蹟流傳甚多。麻姑仙壇碑小楷尤精妙。碑陰附刻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

東李北海諸小楷俱稱神品。李太白詩云：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惟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後果不見。郡中存翻刻新本。明正德間，樵豎偶於山間鋤得之。幸止斷去一角。嘉靖間，載之會城，跌損有痕。人以有痕無痕辨正贗。置郡庫中，後又不知何時迷失。詢之官吏，俱茫然。

此碑及碑陰自是天地間至寶造物，豈肯留傳人間。太白詩竟成讖語矣。既失復得，不應貯郡庫中。必係不肖官吏盜去，其子孫布地廢壞無疑。昔穎上有玉版陰陽刻黃庭蘭亭神妙無比，有縣官某搨數千本攜歸，恐留此石則帖價不昂，因椎碎擲散。後有居民卜姓淘井得一塊，闊盈尺，橫斜約高三寸許。余搨得黃庭近二百字，風神秀逸，較外間諸本不同。至今寶藏之，聞此縣官中途被盜衣物盡劫，所搨本不知散失何處。

陸成岑敬評

鷹武李將軍

靈山鷹武李將軍廟。在上饒靈山石人峰下。神諱德勝。唐德宗朝進士，出守廣信，以禱雨坐化。民為立廟。

水旱疾疫禱之輒應。廣郡七邑爭迎神像。至家朝夕禮拜。或有伺至一兩月不可得者。神之衛民。民之敬神如此。乙卯夏五月亢旱。郡守陳世增率屬禱雨者老。告以故。遂迎像至郡。時六月朔己巳。次日庚午。雨二寸。辛未。雨三寸。壬申。雨四寸。癸酉。雨二寸。四境霑足。萬民歡悅。神果靈也哉。民之畏敬奉承。良有以也。有禱輒應。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神之靈故自不爽。陸成岑敬評。

李泰伯墓

盱江人物。宋李泰伯觀爲之開。先學邃五經。尤長於禮。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山。爲先生講學之地。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固。其高弟也。范文正公。余襄公。交薦名爲太學說書。卒葬鳳凰山麓。後人爲立盱江書院。明成化間。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郡守謝士元。甫莅政。夢與先生對。浮大白。覺而異之。翼日有告者曰。盜發先生墓矣。啓壙視之。二大白。宛然如夢中。於是議請祠。會吏部主事左贊先。請命下。扁曰景賢。春秋祀以少牢。更募石工爲起塋。今猶堅固。羅一峰

有文紀其事其精神感動異代如此所謂不待生而存者是已。

陽明前身

陽明講良知流入禪學。代醉編謂其前身本是僧人。嘗遊寺見一室封鎖甚密。開視之則見一僧坐龕中。象貌酷肖陽明。既而見壁間題詩一首。有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之句。陽明悵然曰。此固吾之前身也。建塔瘞之而去。若然則陽明固不以儒者自待矣。但陽明論雖過高。而工夫精密。獨坐窮荒。恍然有悟。雖非銖積寸累之功。而亦其殫思既久。豁然自得。較諸空門棒喝。固有間矣。至其生平建立。定大變於呼吸之間。而神明不惑。讓大功於倖嬖之輩。而芥蒂不生。不可謂非聖賢實地學問。近西村言。後儒好攻陽明。然生平終無一件敵得陽明。此固持平之論也。

土地

漢末蔣子文為秣陵尉。逐賊鍾山。傷額死。後故吏遇之。自云我為此土地神。為我立廟。此後世祀土地神。

之始。今北直鄉村建小廟畫像。以祀土地。併配甲冑。將軍。或曰山神。村村皆然。山西祀於家門內。磚石為堂。高二三尺。雕塑翁媪鬚髮皤然。貴州自省會抵鎮遠村莊。亦石壘小廟。塑翁一少婦。一有相持相摟之狀。褻瀆特甚。土人曰。不爾。則有水旱疾疫。予悉毀之。是年豐稔無災害。江西撫署。則畫冠帶少年。按各省大小公署。俱供土地神。與京都部院無異。獨冠帶少年。僅見之江西云。

神不甚尊。到處有之。却能攷其原委。繪其形貌。并分出各疆域。不同處。至於毀褻瀆之像。此正理也。冠帶少年。必非臆說。或是官茲土而為神者。特姓名不可攷耳。陸成岑敬評

書院

皇上振興文教。樂育英才。

特諭省會之地。設立書院。選擇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並恩賜帑金。資其膏火。如不足者。於存公銀內支用。江省向有豫章書院一所。當即修整。請原任翰林山西文水縣知縣梁機為書院師。其肄業各生。原議於各學現考

優等及新進案首。准入書院。第負笈而來者固多。而却步未前者亦復不少。揆其所由。或因家計蕭條。資筆耕餬口。或因父母年邁。不忍遠離。於是通飭各府縣。有家貧遠館奉養高堂。而情愿在書院隸名者。發題月課文字。封送該學。移縣由郵轉送書院。批評。予於公餘。校閱封發。茲計在書院肄業者二百二十三。人。隸名月課者。又得一百三十八人。今科正榜第六名。胡中藻。第九名。秦璜。第十名。葉一棟。第十五名。上官謨。第十六名。黃捷山。第二十五名。陳豐。第四十六名。楊于淵。第七十五名。郭振。第九十五名。宋朝相。第一百名。吳疎。副榜第二名。周壘。第三名。呂之槐。第七名。余克宥。第十八名。鍾道芹。皆書院肄業者。又第四名。劉學莘。第十一名。徐洲。第二十一名。鄧培。蔣第二十六名。鄧震西。第三十九名。杜開。第四十二名。黃垣。第六十九名。張蒲。第八十八名。王駉。第九十三名。吳紘。第九十四名。方懋勤。第九十七名。曾于洋。副榜第十四名。楊大任。皆隸名月課者。以上正副榜共二十六名。亦可謂盛矣。

江西虛文

江西多虛文。無實際。其大端已漸次整頓。今舉細微一二端。每拜本章。置案上。望闕九叩。是矣。乃未拜之前。坐於煖閣。俟開門後。始拜。拜畢。中軍捧交承舍。二門外備一馬。承舍急跨而出。置於官廳。俟封門後。仍由角門送進。封固。入於箱內。復由角門送出。始行轉遞。此非掩飾之虛文乎。夫既設公案。則

天顏咫尺也。

余不敢坐。敬侍立。以待封固。入箱。置於公案。開門。拜畢。由大門賚出。竟令遞行。不必反復出入矣。再公出時。每置轎大門外。少停。閹人持鎖。轎前跪稟。請驗門。子低聲稟云。例應回頭一視。予詢曰。果鎖否。稟云。不果鎖也。予以為事宜從實。奈何一出門。即作此虛偽乎。令止之。諭中軍。禁人出入。設有移時之行。鎖以關防可也。

凡事尚實。所謂毋自欺。魯啓人

西江志

白中丞所修西江志。為志中第一。蓋當時集諸名手。詳參博考而成。一切記載。盡善備美。余忝撫豫章時。

又逢續修抵任則已告成矣。取閱之大半毀棄原志。如前人詩古文辭。以爲無關政治。概行刪汰。不知前人著作。或紀山川。誌古蹟。講辨理學。叙論風土。正此邦之文獻也。文獻無徵。何以成其爲志哉。至其新增。則皆當時發行牌檄之屬。夫牌檄亦志中所必備。但非有關生民之大利大害。則棄而不錄。若尋常案牘。一歲之中。不知凡幾。志之亦不勝志矣。尤可異者。將節孝等傳。凡有委曲瑣細之語。盡節去之。夫文章着眼。全在閒處冷處。往往有刪棄一二語。而通篇之精神命脈從茲失者。况節孝關人生之大節。其中原委斷不可去。若欲去繁就簡。不過數語。可盡其事。何必復用全傳耶。蓋刪非所刪。增非所增。其於原志不免毀冠裂裳之病。余當時意欲仍原志。改正人言。續修時。惜費將舊板可用者。剗削補接。隨毀棄其餘。余聞之。扼腕而已。今江西士大夫家有藏得原志者。甚寶惜之。視爲秘本。知文章自有公好。非余一人之私見。然也大抵後人修輯前人之書。不宜輕動一筆。班固作漢書。於史公舊文。未嘗妄加竄易。今人才學遠不

逮古而好師心自用。鳧鶴短長。漫為絕續。豈不昧哉。若志乘為一方風土人物所係。寧詳毋略。操筆者但續後無刪前則得之矣。

太平御覽

宋太宗自己至申。手不釋卷。詔修太平御覽一千卷。一日讀三卷餘。近日坊中少有此書。予於江右過古董坊。見立一套於窗前。未及取覽。公出月餘。及歸遲兩月。過坊仍見之。恐其散落不全。披閱竟無缺。久置不售。始知宦遊諸公少有留心者也。

此書卷帙浩繁。其所載故實頗有不必留意處。除嗜古及藏書兩家。或未暇及。此至於經史子集。何啻布帛菽粟而留心者。亦殊寥寥。總因宦遊諸公未遇則留心。時文既遇則留心。仕籍加以物力艱難。構求不易。則相習成風者。亦無怪其然耳。

陸成

岑敬評

字說

臨川道中見松柏。憶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為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公也。柏從白。猶伯也。不知松字古作

案從公者後世省文製字時有此說耶

松柏字六書中指事諧聲確不可易荆公穿鑿處類如此無怪為髯蘇笑柄

陸成岑敬評

救生船

鄱陽湖在饒州謂之東湖在南康謂之西湖豫章盱水高溪由北而南饒州由東而西二水滙於諸溪之南南康之北出湖口以歸大江當二水交接之際激射衝突無風亦浪勢不可當蜀水由楚達九江亦南奔六十里與湖水合設蜀水汎濫江流迅疾而湖水阻不能下更為洶湧此舟楫履險之地也是以前人設公役駕舟往來以防不測名為救生船立法至善奈日久弊生不救人之危急乃藉沉溺撈取隱匿里謠云不耕不種且安閒一遇狂風喫半年更有無藉之徒以小舟往來其間值估船覆乘間奪取貨物商賈苦之亦有謠云不種桑麻不種田鄱陽湖裏看翻船此梟獍也與行劫者何異雖屢有禁示視為虛文予至豫章廉得其實特嚴賞罰責成專員稽查倘遇失事漂泊何物沉溺何人令一概具聞復行秘訪不

邊年言卷二十九
令如前之有虛名而無實效也。

有虛名無實效是近日通病稽查秘訪立心設法誠佳但未知奉行者果能實心辦理否救生關係重大近來又不知若何也
陸成岑敬評

木人拘捕

南昌守為我言凡拘捕用木刻人可以不擾予曰昔陽明先生治廬陵時務以元默化民民有訟者不令人拘捕但付一木牌為所訟者輒隨牌而至然必才如陽明智如陽明實達於為治之體始能不擾今用木人以拘捕未識所拘之人果隨木人至公庭否儻十有一不至又將奈何故必民信之矣而後民不擾耳予自莅任以來見牧令中矜才恃智動驅平民而屈抑之取成憲而易之而收糧浮高納課多取繁科雜役亂如棼絲不獨聽訟一節為然即拘捕用木人亦名而已矣何為不擾此老子有烹鮮之喻柳子有種樹之說也

辦事只爭實心與不實心若徒事虛名則省事即多事之漸正本清源在行之者何如耳
陸成岑敬

評

錢糧

民間輸課俱用銀。而曰錢糧。承宋代上下皆用錢之名也。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皆以銀為買賣。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至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憶日知錄言前代銀甚輕。至明代始貴重。讀此知其原委。可見寶藏之興。各有其時。近日為利甚溥。雖孩提之童。皆知珍惜矣。陸成岑敬評

甜酥

家奴旋自閩門攜來糕餅之類。甜且酥。予嗜食之。第不知何名。憶蘇子瞻赴何秀才竹園會食油果甚酥。問何名。對曰無。又問為甚酥。坐客曰：是可以為名矣。子瞻遂筆之。遊定惠記中名為甚酥。然則此糕餅即以甜酥名之可耳。夫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屈到嗜芟。宋明帝嗜蜜浸鮓。鮓。崔鉉嗜捻頭。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翹母嗜雕胡飯。嗜不同而所以嗜者同。予喜食糖蜜。無論糕餌蔬果。加以糖蜜則饜之。然嗜甘則傷齒。予年五十餘而齒牙搖動。嗜甘之害也。嗟乎性好之偏。無不為害。豈特甘傷齒哉。士貴於隨意命名。却有原本便蘊藉。非杜撰可比。此讀書人討便宜處。結句觸物俱有警悟。是何等虚心。陸成岑敬評

樟木

江西多樟樹。大者十圍。故梗楠豫章。自古稱之。亦小民之一利也。楚蜀生栴木。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尺之幹。半埋沙土。人截取之。謂之沙板。佳者值數百金。黔粵多榕。第木理邪而不堅。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

莊子所謂以不才終其天年者也。因樟並及之。

他木縱不才仍有節取處。莊子語加榕最確也。陸

成岑敬評

廣昌土瓜

廣昌土瓜。本草不載。形甚拙圓者如瓠。或磊砢如贅

疣。無瓣無瓢。長沙土中外。汙內潔。細肌密理。剖之白

如冰玉。入口清甘。無滓消煩。釋滯。或熟食之亦佳。殆

瓜中之異品也。其性蔓生而蒂結。春種而秋成。冬初

始入市。無種。春深後切瓜連皮為小塊。用沙土覆於

室內。久之芽生。於是就沙地為窖。令深而寬。藉以茅

欲其中通。而根可旁達。既長。密葉蔓生。纍纍插竹竿

引之。上行。培以雞糞。乃繁碩。土人又名玉瓜。抱朴子

云。五原蔡誕入山而還。語家人云。至崑崙得玉瓜。以

玉井水洗之。乃軟可食。是豈其遺種耶。江西他縣亦

有產者。然小而多渣。惟廣昌附郭五里內為佳。予食

於元宵後。喜其味美。至郡覓之。土人曰。東風送煖瓜

即不可留矣。

廣昌土瓜自是異品。本草不載。得此文而傳物亦

有幸不幸耶

陸成岑敬評

蚡片

江西春

貢內有蚡片儲遠安遠三色茶。蚡片出贛州府寧都縣製。

法與江南之蚡片異。茶疏。蚡茶不炒。甌中蒸熟。然後烘焙。此指江南者言耳。出江西者。但生曬。不經火氣。槍葉舒暢。清鮮可愛。其性最消導。貯飯一甌。以茶泡之。經半日。飯不加漲。而消少許。故飽食者宜飲此茶。

昔明李于鱗為浙東臬副使。徐子與以蚡茶最精者餉之。後子與問及。則已賞阜役矣。蓋蚡葉大多梗。于鱗北人不識耳。別有一種極細炒蚡。乃採之他山。炒焙以欺好奇者。反非其真。然則茶亦不可以貌取也。

麥魚

桐城焉仿陳子以麥魚相遺。味亦佳。形似麥粒。按筠廊偶筆所載。西樵云。即墨縣近勞山有溪。溪中產仙胎魚。是溪邊柳葉所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未識然否。又雲南太華山下產金線魚。長三寸許。背上有紅線一條。味極鮮美。論天下魚味最佳者。惟山西保德

州之石花魚。即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鯉也。其詳已別見。南大華山不食金。豈魚。豈三十。昔之。其詳

蟻

物之最微者。莫如蟻。故小民以之。自比。類有黃白大小不一。天將雨。則聚於穴外。朱子註詩。以此解鶴鳴於垤。蓋地氣上升。穴中薰蒸。蟻不安。故也。北方郊野有大蟻。細腰長脚。行最疾。嚙人肌膚。癢且痛。粵西有白蟻。善食木。蛀壞梁棟。又善食銀。令數少。最爲人厭惡。江西雖無此二種。而又有極小者。能緣壁上。几穿牀入櫃。驅之不盡。食物置極高處。亦必聚食。不識其何以知覺也。庖廚中羶腥。尤不能禁。時墮入肴饌。因思植建蘭者。置四水盂於花架之四足。蟻不能渡。遂用此法於廚桌足下。果絕踪矣。雞肋編又載有養柑蟻。種柑橘者。患蟲蛀樹。有蟻則蟲不生。法用猪羊脬盛脂。向穴。蟻入其中。則持之去。噫。一蟻也。其附羶可惡。則水以防之。其食蛀有功。則柑且賴之。可見物之功過。惟視處置當否耳。而豈徒處物爲然哉。

極微之物。其性極靈。且君臣有義。朋友有信。長幼

有序但聚羶却最可恨可見貪字爲害不小 陸成

岑敬評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三十目錄

江西二

紅船春霖草 有序

風 以下紅船春霖草

雲

寒食

山水

石鐘山

大孤小孤

從姑山

伏牛山

龜山

遊疎山

頑山

飛鰲峰

遊山

渡康郎湖

雨中遊臨川

金谿

貴溪弋陽城垣

高溪

廣信諸溪

河口

石門道中

舟次遇寒

酷熱

詩文

橋

雙江口太平橋萬年橋

鍾靈橋

鍾靈橋夜泊

第四泉

膽泉

墨池

圓通寺

陸象山祠

清風閣

琵琶亭

遊望湖亭

遊烟水亭

石筆

紅屏石

受宜堂宦遊筆記卷三十

納蘭常安履坦著

男珉全校

琇

琦

江西二

紅船春霖草 有序

余舟行一閱月。春霖無間。同人病之。余曰。此行也。瞻匡廬之瀑布。汎彭蠡之波濤。涉九江之澎湃。次則撫郡之臨汝。建昌之盱水。廣陽之高溪。

清漪湍駛浪狀波洄乃知山澤之氣相通蒸而為雨挾風雲潤禾黍溝澮滿盈民為之喜草木榮遂羽毛鱗介之族無疵厲天札之患雨之為霖大哉何病之有於是東北而放西南又迤北而歸凡舟之所經目之所覩適者逸者吁者駭者高者下者奇怪特絕者無不托之短章名曰紅船春霖草至於吏治之舉廢民俗之澆醇金湯之完缺武備之嚴疎形勝之險易書之於策銘之於心形之於公牘將隨霖雨以澤蒼生

紅船草其小焉者也不足存而存之亦以束帛

璧琮之意也其詩另載別集

風以下紅船春霖草

舟行遲速惟風是賴夫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天地為之震動山川為之搖撼非所謂天下之至柔能勝天下之至剛耶且百物之生長以風及其肅殺而收成之也亦以風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一呼一吸何能頃刻無風豈惟行舟云乎哉天地間皆一氣運動惟風則最易見故借舟行以

發之生長者氣之聚肅殺者氣之散人之呼吸無一息停留無一刻滯塞若氣有不順則血脈不能貫通譬如逆風行舟何可得也

陸成岑敬評

雲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雲或冠峯巔或亘半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前過廬山有雲即有雨不待三日也今至臨川南城見遠近諸山皆能吐雲作雨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信不誣耳

雲行則雨施而雲出於山故雨由雲即由山其理

為近也

陸成岑敬評

寒食

寒食禁火唐時有普天皆滅燄匝地盡藏烟之語宋以後漸更其俗今惟介休南鄉子推廟四隅村落居民仍自禁三日是節北人重墓祭郊外哭聲相續幾不忍聞南人則借以踏青遊戲墻間藉地酣歌頽然而返夫以悲哀之地為適情之舉風俗厚薄何不同也予於是日過德安滿城人家俱插柳枝於門窗或貯瓶內元人詩插柳檐前借綠陰本此都門婦女是

日退柳枝青皮集枝杪如花朶狀簪鬢兒童亦然不知昉自何時。

偶有感觸亦寧厚無薄具見天性過人
陸成岑敬評

山水

古人工畫山水者指不勝屈而流派不同如李思訓王摩詰俱細入毫芒王洽米元章始為潑墨迨夫荆浩關仝一變為平淡高遠至宋董源李成郭熙范寬皆出入橫逸前無古人余因公遠出匝月行山水中

在在圖畫有平淡高遠者有細入毫芒者有潑墨橫逸者不啻集衆工於一堂矣人之常情非其所好則厭心生苟所甚慕則樂而忘疲今蓬窗几席間千山競秀萬壑爭妍目不暇瞬而未嘗生厭雖由性之所樂亦山水之佳麗足以動人耳

先正云能者以造物為師讀此乃知天地間無窮色相實古人之心目親得師傳者也至於仁智之樂性與之近而情為之移又不待言
陸成岑敬評

石鐘山

湖口縣有兩石鐘山。一在治之南，一在治之北。相去里許。兩山對峙，獻秀爭奇。下瞰深潭，怪石突兀。中多竅穴，風濤激射，響如鐘聲。東坡記之詳矣。予適以公事上下石鐘，得縱觀焉。是日北風大競，浪花濺沫，湍瀨奔騰，如鯨吼，如龍躍，又如海若驚號。求所謂無射歌鐘，庶得其髣髴。又中流大石可坐百人者，吏曰：在通濟門外。水漲則沒，稍落則見。明嘉靖間堤成後，淤泥日積，不復見矣。遂解纜。是日仍抵九江，欲少留以待風靜。月明聞噌吰鏜鏘之聲，不可得矣。

記中妙處全不蹈坡公蹊徑，可知文境之無窮。書

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大孤小孤

大孤山隸德化縣，治東南五十里。彭蠡洪濤中屹然獨峙，有大將當關，萬夫咸服之狀。形似鞋，又名鞋山。小孤山隸彭澤縣，治一十里，形似髻，又名髻山。俗訛孤為姑，稱為大姑、小姑。廟像遂婦飾，而額為聖母。江側有彭浪磯，俗又訛彭郎為小姑，壻謬妄已極。亦如杜子美、陳子昂皆以拾遺譌為十姨，亦儼然婦人冠。

帔在文士多有知其謬者而里俗不能戶曉也。

從姑山

予至建昌郡謁廟畢立櫺星門外見臨江一山魁然如人踞而坐左右曰此從姑山也又見雙石對峙隱隱若門左右曰此鐵關也殿閣倚空嵌為棧道左右曰此靈峰寺也且曰登山緣石磴而上數百級至鐵關又數十級至靈峰寺別有小巖名觀音山泉聲淙淙注下為井名玉井清寒襲人左有石洞杳而深黑名玉洞有竇名玉竇石壁中裂一痕名天梯峽長數十百尺如委巷仰闕空青一線名一線天出崖北懸壁鑿二十餘級僅受半足遊者前後挽而上盡梯之級則躋峯巔矣峰中開跨以石梁名天橋向所云仰窺一線者倚梁俯瞰若深澗焉一峰尤高名天柱峰峰巔有石如枰仙人嘗奕於此郡之諸山環拱盱眙二江如雙虹自天蜿蜒而下一縈其前一繞其背而合流於左勝概千狀洵足為麻姑之從予聞之擬往遊焉忽大雨如注恐累從者遂止。

伏牛山

臨川之北有伏牛山山下有村曰伏牛村予意必山形似伏牛故名或因山而遂名村也舟中與臨川廣文鄧紅泉夜談紅泉云此地牛俱不穿鼻最馴良人行則行人止則止耕種亦隨人前後故曰伏牛山以此得名村亦以此得名云

龜山

按志載龜峰山有三十二峰名狀各異中峰如龜故名有蜃樓能吐納雲氣可為晴雨之驗覽方循規三十二峯詩章友直三十二峰記不待攀躋已知其奇

詭然舟中遠視蜿蜒如一近始見巨石突起銳如卧獸昂首左右二小尖如獸耳頰下叢立數小尖如垂髯餘峰不分明大抵不減三十二峰之數予心甚嚮往第迫於公務俗吏之誚難免然弋陽江迴環如帶既瞻其前又矚其背忽近忽遠眉睫相交亦可謂不虛行矣古人觀畫謂之卧遊予今以舟行為卧遊將母同

文極飽滿伉壯即卧遊亦轉勝於筍輿蠟屐矣

陸

成岑敬評

遊疎山

疎山在撫州金谿。自臨川而南，所必經焉。唐時有何仙舟讀書於此，又名書山。疎與書同音。將母訛山脈由明珠峰迤邐而來，蜿蜒數盤，萃於大溪。唐刺史危全諷建白雲寺，即匡仁講席也。予泊舟山門，望烟林叢薄，磴道紆縈，飛閣層樓，雕甍綺疏，與翠岫蒼崖相映。遂攝衣循級而登，殿宇宏壯，佛像莊嚴，知寺之振興代有人焉。訪一覽亭及仙舟釣臺舊蹟，皆無存。憑眺澄江浩淼，平楚蒼茫，氣象萬千。僧指示左峰桴鼓，右峰舉旗，乃匡師半臂袈裟所遮五峰之二。言之津津動聽，茗數進，猶歷覽幾忘歸。頃之暮雲昏靄，日薄崦嵫，急命開舟，已不辨途，嗟乎！作吏以來，終日埋頭簿書中，事繁如織，類此名勝，多不易遇，即遇矣，又不能暫憩，領略以盡山中朝暮晦明之趣，匆迫之狀，自覺難堪，有不為山靈竊笑耶。

頑山

自貴溪東南，山峰排疊，令人心曠神怡。雖濯濯無草木，若頑然之狀，而一種蜿蜒搏攫，爭相雄長，亦自崩

劣可觀此子久大劈斧皴法又不必以平遠為一格也。至有如懸釜如覆舟者無足供賞尚可作碑碣柱礎井甃等物亦適用之材。惟色赤肌疎如青玉溫潤而堅栗者不可多得。人之材藝莫不各有所就慎毋出頑石下為茲山竊笑也。

飛鰲峰

從姑景分十區扁額百數。飛鰲峰為最明。羅叅政近溪先生講學於此。欲懸崖勒此三字。適同年以觀察駐盱江為鳩工架木。近溪方振筆遙睇石蘚中微露點畫。急命掃去。苔斑見石上。舊有飛鰲峰三字。骨力蘄絕。旁鐫唐僧惟德題。近溪詫以為異。蓋近溪名汝芳。字惟德。不期而同也。因擱筆而仍舊額。

僧惟德即近溪前身也。故有夙因不前不後不左不右。苔蘚中字恰在振筆處。悟得本來懸崖撒手矣。說與鈍根人必以為荒唐耳。

陸成岑敬評

遊山

遊山不便者三。侍從多不得自如一也。呵殿之聲冠裳之飾。殊殺風景二也。輿人從者。憚於遠涉。羽士僧

衆但欲偷閒率導於常所經行而止三也憶昔遇佳山水從不錯過必窮力以探其勝寧至其地而無所得斷不中道生厭或詩或酒興致發越曾無所謂三不便也

真善遊者 魯啓人

渡康郎湖

夏之四日由謝埠東折至八字腦赴廣陽之水程也。行二十里抵官塘入康郎湖與鄱陽相接值春夏之交百川泛漲吏備大艦時已日中予以舟大則行遲

出湖口抵瑞洪計程二十里奈昏夜何舟人曰一帆可至遂登焉左右小舟或櫓或槳紛紛競前而大艦果遲滯僅五里日已沉西既而風雨大作或言江豚四起或言有物浮沉隱現形大於象驚恐喧噪之聲合風浪而加疾予開窗視之排天濁浪嶽立山摧噴薄於舟之内外而陰風怒號更不可當亦覺駭心動目因憶程子渡荆江波濤洶湧肅然而坐舟人扣之以有戒心對舟人笑曰何如無心程子了悟予此行頗類一念及之怖心頓滅風浪之聲都如不聞久之

從人告風息。小舟抵洪者。復返請更之。予從其言。不移刻已出湖。抵洪時午夜矣。

此正儒者勘辨學問處。先輩所謂也。須經過始得者也。
陸成岑敬評

雨中遊臨川

月日巡行臨川。泊於東門之外。結纜後。風雨驟作。觀者如堵。墻雨蓋駢連。如張油幔。有失足墮水者。禁之不可。咸願一望見顏色。適雨益注。日暮人聲方靜。次日猶未霽。予恭謁

文廟

廟前有王右軍洗墨池。登五經閣。以望形勢。參差不平。吏曰。郡有五峰。以城高故不顯。其峙南門外者曰青雲。舊學依焉。曲折而西者曰逍遙。東折入城跨馬家山而東北者曰桐林。東旋而北者曰香楠。山多楠木。故名。又伏而北起者曰天慶。其東舊為卸鹽塲。故名。鹽步嶺前有臺臨溪。名擬峴。古人題咏甚多。今毀矣。墨池左右建有亭臺。今亦毀。東俯臨汝。臨汝水名。滔滔汨汨。烟水瀰漫。其支分派別。茫然不可辨。惟隄上猶見千金陂而已。下閣至羊角洞天。方池中一石長三

四尺高二尺許無甚奇。誠如虞記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相傳有自青城來者。扣石暫開。得見洞府。乃神仙家說。雖載於志。殊不可信。由是至王文公祠。宋崇寧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而創焉。陸象山有記。次遊廣壽寺。殿宇摧頽。規模狹隘。又遊天寧寺。亦殘廢不整。二寺惟法象莊嚴。非近代俗工所能彷彿。殿後東隅有井。卽志載一滴泉。欲謁五賢祠。大雨不果。遂揚帆行。直起直收。亦自具一副移步換形手法。後學潘遇

華敬識

金谿

金邑水色如金。故名金谿。唐時置銀冶。曰金谿場。有孝女二人。不知姓氏。父典場事。歲久缺貢。不能償。榜掠不堪。二女不忍其父。曰罪不可贖。女生何為。皆躍入冶中死。刺史以聞。貢停。冶遂廢。唐寶曆乙巳事也。宋開寶初。始割南城餘干之地。設縣。仍曰金谿。按明嘉靖志。載是邑土狹民稠。為農者一。為商者三。商以售書為專業。凡天下書肆。俱此地人。卽都門亦無外。

土售書者倘外土人開肆以爲奪其業羣起而爭之。可謂商中之近文者然士子中又寥寥無文何哉。

貴溪弋陽城垣

貴溪弋陽城南面皆臨水。即以城垣作隄。街衢市井。排列雉堞之上。一事兩藉。節財也。第城根浸水。易致復隍。且街市之人。可縋而下。城下之人。亦可繫而上。不足以資捍禦。與無城等。又弋陽之南。僅隔一溪。即屬鉛山。今去邑乃一百二十里。不知當日何以舍近隸遠。由來已久。未聞民以不便訟。

有城亦如無城。治遠未聞不便。合二事書之。亦可。以悟安靜之效。古云利不百不更制。天下似此者。皆可推矣。陸成岑敬評

高溪

自玉山七百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信郡旣立。又謂之信河。後置饒州。置上饒。又謂之饒江。此水迅疾如駛。灘響如雷。色渌不啻鴨頭。以器汲之。則色白如常。湘江灘江之水亦然。昔費文憲公宏題廣信地里圖。亦云信之境。東抵浙南。抵閩。西與北接撫饒二郡。山

之大者若懷玉鵝湖龍虎皆有聞於天下高溪水貫其中清澈湍駛言殊不謬迨至饒屬之安仁則水色不碧矣。

繪水易似圖經却以水色掩映便有結構陸成岑敬評

廣信諸溪

廣信之東有溪發源玉邑之懷玉山流入上邑。由沙溪、砍石、靈溪等汛過鍾靈橋。歷龍潭、焦石各渡達鉛山之河口。北有溪發源上邑十五都之靈山。由臨江湖牛頭嶺屈曲而南抵靈溪汛。與玉邑水合。東南溪水發源廣豐縣之封禁山。流入上邑。由港口渡灘頭。渡三港渡。至龍潭亦與玉邑靈山之水合流而下。又北有一溪自靈山分流而西。由楊橋頭諸舖亦至龍潭。與各水匯流。而實與靈溪之水盤繞洄洑。按志所載不能詳細。適舟行之次。窮流遡源。得其梗概。偶筆識之。

以水源山脈為記。便非盡探奇擷勝者之胸襟要之。無在不留心民事也。後學潘遇莘敬識

河口

鉛山河口。五方雜處。烟火數千家。東南水程一大市也。其水一由信州。一由鉛邑。至此合而爲一。故謂之河口。對岸之山。蠢然蹲踞。塊磊錯落者一十四大者。九土人見其倚伏如羣獅。名九獅山。峽中新建一寺。雖不曠闊。松竹蔚森。頗爲幽致。顏其額曰天池寺。立於山門街衢巷陌俱在目矣。

石門道中

自北迤南。由青泥石門。伏牛。以及楊家渡。山明水秀。目酬不給。尤愛其峰巒迴合。川谷幽邃。村落參差。樹木蔥蒨。每於兩山環抱處。一山橫亘。幾疑水窮路絕。迨隨灣而出。依然天水相連。至前又復如是。如陶淵明桃源記中語。從山口入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別一天地。然武陵桃源實無其地。固未若余身親遇之也。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固知好景尤

需筆妙

後學潘遇莘敬識

舟次遇寒

四月朔舟次風雨交作寒氣凝結披重裘猶寒復圍
爐火憶東坡書淵明酬劉柴桑詩序踰夏歷秋毒熱
七八日不解炮灼已極意謂不復有清涼時今日忽
淒風微雨遂御袂衣此言節序易改寒燠不測也去
歲六七月予初莅豫章火雲昌熾石流金今祝融
又已司令一念及之不覺惴惴東坡思清涼之無時
予畏炎蒸之再履其所感一也故記之

與東坡性情學問皆同故偶有所感亦不期而同
并非有意摹倣也

陸成岑敬評

酷熱

夏值酷熱板屋如焚鼎抵夜不寐憶癸巳孟夏晦日
由五臺山過獅子梁密雪積三尺餘馬毛寒縮如蝟
肌膚似生鱗甲重裘猶覺凜冽次日雪止北風大作
剪剪吹面更加一裘而頭戴涼笠耳鼻冷痛不可禁
裂帛纏之如故日暮宿旅店呵凍書詩於壁僚友皆
粲然甲辰十月因軍需馳朔平府殺虎口日暮宿茅
屋冷如冰窖覓枯草十束然一二刻即燼再覓市無
鬻者四無完壁不能卧坐以達旦夫毒熱氣喘不蘇

與苦寒凍膚生粟均難受也。彼造物者胡不稱物平。施哉來日有告我受暑斃於途者聞之惻然。

叙次處絕類東坡小品

陸成岑敬評

詩文

人有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無車塵馬足之役。無簿書應酬之繁。無徵逐遊宴之擾。無求田問舍之勞。事簡則有餘暇。心閒則有餘思。終日兀坐。與書為伍。欲其不工不可得也。故貧賤之文勝於富貴。失路之文勝於登第。冷曹之文勝於要津。殆有

然矣。今舟中齋到公牘。瀏覽一空。仍寂然獨坐。或詩或文。雖不工。似覺筆不澁滯。亦以其有餘思耳。

自是過來人語。但我輩事簡。心閒時亦無餘思。終是本領不濟耳。公則隨地皆有餘思。到寂然獨坐更覺不同。天姿學力誰能及之也。

陸成岑敬識

橋

撫州文昌橋一十三甕。建昌萬年橋二十三甕。截岸架空。濟川利涉。可謂一郡巨觀。然閩中洛陽橋計長三百六十丈。跨海為之。又非他處所及。都門盧溝橋。

望如長虹雄壯實為天下最

雙江口太平橋萬年橋

盱水發源廣昌鐵木嶺由南豐至建昌郡治三百餘里太平橋跨之東與新城飛猿二水匯而勢益大所謂雙江口也波流湍急有潭曰烏江深險不測曾子固詩傍溪潭石險黃震記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是也明末副使吳麟瑞倡構萬年橋與太平相去五里許壘二十有四長倍太平人乃不病涉矣二橋皆石梁堅固修廣如雙虹之卧波冠湖東諸郡太平橋落成於宋嘉祐時萬年橋雍正二年墮一壘修葺之費近萬金可知當日工之鉅矣

鍾靈橋

信郡城南鍾靈橋明天啓間郡守荆溪蔣如奇建歲久木壞傾欹搖動行者惴惴焉雍正甲寅春上饒令倡率紳衿士庶改建石橋計一十五壘長八十四丈長虹亘空為百雉砥柱屹然大觀也按郡南通楚粵東接浙閩舟車絡繹水陸通衢溪廣千尺迅流奔駛一遇疾風暴雨即難問渡是橋之為功信非淺鮮哉

鍾靈橋夜泊

浴佛之二日。抵信郡。泊舟鍾靈橋下。日色熹微。環岸觀者如堵。有衣冠百餘人。森列鵠立。詢之。皆孝廉茂才。以登舟瞻拜為懇。舟小不能容。因肩輿至察院街。市燈火如白日。諸生謁罷。隨宣講。

聖諭復以立品勤學相勸勉。咸欣然喜。悚然聽。遂渡橋南。

山坡有大工廠。忠禮書院。明嘉靖大學士夏公建。可瞻郡城全勝。予偕僚屬立於山頭。烟火萬家。參差隱現。非一狀。第未識何者為公署。何者為寺觀。何者為市井。民舍惟月色燈光交映。一片大似元夕。吏曰。憲旆初臨。小民歡忭。故爾燃燈相慶。予因詢志。載景德寺有十六小院。嘉靖間夏公重脩。今何在。吏曰。即在山隅。予遂步入山門。見其屋宇摧頽。丹青磨滅。惟有古壁封苔。清泉漱石而已。正殿大佛。猶唐時舊像。地鋪石一方。有水漬紋。寺僧云。昔呂道人坐此入定。至今冬夏水痕不乾。僧名明玉。號古鑑。楚人也。貌樸實。亦能應答。旣舍去。隨到一杯亭。去寺里許。宋趙汝愚建。今已傾圯。歸舟時已二鼓矣。人聲寂靜。月色皎潔。

一道銀潢貫於水面。顧影徘徊，不復成寐。
喧寂皆佳。收處尤覺點塵不到。

後學潘遇莘敬識

第四泉

高溪水最清澈。然味微腥。郡城北隅有泉。陸鴻漸曾
品為第四泉。泉上有山。鴻漸居此。名茶山。山下有寺。
唐天祐間。建名茶山寺。是泉以茶得名。山以泉得名。
而寺以山得名也。予令人汲泉試茶。果甘冽。昔權德
輿靈泉記云：淨如醍醐，瑩如琉璃。予欲以此移贈第
不知此上三泉其味何若。予數烹數飲。客曰：過七碗

矣。予曰：滿船明月不可無，兩腋清風為之拊掌。

因泉而及山，因山而及寺，總為品泉之人引重也。

極贊泉之佳，復想到上三泉，以致其流連之意，仍

將飲茶閒情作收，清趣可掬。

陸成岑敬評

膽泉

廣信鉛山有膽泉。可浸鐵成銅。宋元間為利甚溥。詳
見宋史及元危大樸浸銅要畧。序云：德興張理從事
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
獻其先世浸銅要畧於朝。宰相以其有益經費為復

置興利場奏授理為場官使董其事其術取膽泉浸鐵以為銅費少而收功博膽泉凡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巖橫泉石牆隄齊官隄小南山草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隄羊棧姚旻冷浸橫槎下隄陳軍鑪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上何木下何木中何木凡為溝百十有三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最多元武宗詔作至大錢理從祖懋與理父逖以書來上皆命為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祖孫父子專於一事謀之精慮之熟故也當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亦能以藥化鐵成銅工人厭苦之其事遂寢食貨志所載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刮煤入爐二煉成銅大率用鐵二觔四兩得銅一觔饒州興利場信州鉛山場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今其泉久堙安得復為疏濬使泉貨之流通倍易也哉

近日錢價甚昂。歲費帑金專員購買。而銅尚不敷用。且有風波之險。搬運之勞。以銅餉呈誤者。不可勝數。倘得此法。豈不事半功倍。條陳諸公。并未言及何也。膽泉既三十有二。決無盡堙之理。或係居民及地方官。懼其騷擾。托詞堙沒。如合浦還珠。相類亦未可定。况泉係地脈所生。縱日久淤塞。若尋源淘濬。自可得其故物。利國利民。莫此為甚。留心民瘼者。細加訪求。未必非度支之一助也。
陸成岑敬評

墨池

臨川東城有王羲之墨池。志載右軍為臨川內史時。慕張芝草書。臨池而學。池水盡黑。故名。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書晉王右軍墨池六字於楹間。予謁文廟得觀之。其水清而湛。意者墨瀋其滲乎。因嘆古人立身行己。苟有可取。即不經意處。後世猶不忍湮沒。况精神所聚之地乎。亦可見右軍人品在烏衣諸郎中。為矯然特出者矣。

因池而想其書法。想其人品。咏嘆流連。懷古之情。

不能自已 陸成岑敬評

圓通寺

廬山之陰有峯曰石耳。峯下有寺。宋乾德二年。南唐李後主所建也。闢地得金鑄觀音。名寺曰圓通。名道濟禪師緣德主之。師道行清高。法席萬指。未幾。宋將曹翰取九江。縱兵入寺。師不爲動。且以語折之。翰愧服。不敢加害。寺亦得全。仁宗時。有居訥禪師。廬陵歐陽公訪之。訥與夜坐山亭。論道達旦。因作清音亭。又善眉山三蘇。作一翁二李亭。自是圓通之名重於天下。予自九江歸。將抵通遠驛。日已啣山。雲挾雨勢。見寺僧數十人迎於道。左詢寺所在。僧曰。去驛僅里許。擬作夜遊。而大雨如注。遂不果往。次晨到寺。四壁摧頽。荆棘滿地。殿宇傾欹。剝落無復壯觀。覓二亭舊址。漠然無存。惟見鳥啼花落而已。寺前即石耳峰。兩峰對聳若耳。下仰視。雲封數層。擬欲振衣而上。從者言峰前有溪。僧曰。此名猴溪。元歐陽元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遂別僧去。因思陶元亮日居廬峰中。逍遙世外。固人生所不易得。即廬陵眉山亦曾坐亭中。放懷

談笑盡晝夜之歡較我之鞅掌奔馳倥偬中問水尋山縱遇佳境纔能一到張皇四顧旋即瞥然登程其相去豈不逕庭也哉

正惟倥偬中不放過尤見勝情雲上恐未可以此與山水間人論優詘

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陸象山祠

舟泊貴溪聞陸象山祠在三峰山下土人名三峰爲象山予擬一謁因暮夜舟泊城下時陰雲密布恐來日以雨不果遂束炬而往計程僅二里許曲折細路有茅屋四五間疎疎落落掩映於楓樟之中芳香襲人不知爲花爲草與舟中腥風水氣懸絕過石坊三始抵祠祠二層中堂設象山位瞻拜罷邑宰引步祠後仰望三峰鼎峙森森直侵雲表其矯然以起隕然以止之狀奇特殊甚前於舟中遙望羣峰聯綿似無徑竇今何嵌空玲瓏截竄聳峙駭目驚心乃爾耶欲攀躋而上邑宰謂不易登遂止忽聞淙淙之聲從者燭之水自山隙間瀉噴而出珠光激射雪點紛披燈火爲之明滅邑宰曰山巔有兩塢塢中有水從厓下

流志載東曰飛雪西曰噴珠是也。祠前舊有池。四方如枰。予視之。池形已廢。尚有水一涵。湛湛可鑑。為秉燭佇立。移時。因念是行也。令當清晝。樹色山光。必更有親切之處。然山空夜靜。極望蒼茫。莫可辨識。其寂歷之觀。幽渺之况。息心以會。又未嘗不別有領受也。因歸舟而為之記。

薄暮秉燭逸情固勝曲折寫來已具橫看成嶺側

成峰之妙

陸成岑敬評

清風閣

清風閣郡民為漢太守宋均建郡多虎為民患均曰江淮之有猛虎猶北土之有雞豚咎在殘吏務去姦貪可除檻穿已而虎渡江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郡民德之遂立此閣以祀閣在郡城東予偕屬僚登焉俯視烟火萬家琳宮剎院參差高下隄柳蒙烟汀花散綺廬阜峙其前長江枕其後山光水色掩映吞吐佳哉九江之全勝收於一覽矣正欣賞間忽覺赧然負愧僚屬扣其故予喟然嘆曰予始而怡然者以山水秀麗情移心曠既而赧然者猛

虎飛蝗俱不仁之物蠢然無知叔庠甫到境虎渡蝗散何德之布而相感之速也予莅任十閱月凡遇屬吏期以利民生厚風俗諄諄訓誨不啻嚴師乃積習固結未見有稍稍感化者豈人之難馴過於物抑古人之德政誠不可及耶屬僚默然

至誠之發洋溢於不自知於以見大臣心事無時不以正已格物為念

陸成岑敬評

琵琶亭

白樂天授太子左贊善上疏論盜殺宰相武元衡急

請捕賊以雪國耻宰相以宮官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嫉者拾摭其浮華無行甚傷名教出為江州司馬居潯陽四五年送客江上為商婦作琵琶行後世立亭江畔刊詩於石江行者無不登覽咸曰此託詞也予以為詩固有比興之體而亦有不盡然者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誠如樂天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有何不慊於衷而託詞以鳴其鬱鬱之志哉况樂天自記司馬廳云居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又云從容於山

水。言。酒。間。泉。石。松。雪。盡。有。之。矣。觀。此。已。知。其。超。然。於。榮。辱。之。外。寧。等。於。孤。臣。放。逐。行。吟。澤。畔。者。耶。大。抵。文。人。伸。紙。揮。毫。亦。隨。其。一。時。興。之。所。至。未。必。言。言。有。託。篇。篇。皆。諷。也。予。坐。亭。中。讀。詩。既。偶。記。之。以。俟。後。之。評。者。

崇論閎議一洗附會穿鑿之見

陸成岑敬評

遊望湖亭

吳城以吳山得名。新建之一巨鎮也。鎮東北有廟祀唐之睢陽張公。香火甚盛。我

世宗憲皇帝特准吏議

勅封安瀾之神廟。左有望湖亭。予初至潯時。舟泊亭下。進廟謁神。隨過亭登睇焉。是亭踞高原。翼江流。廬峰遠拱。蠡湖靚面。往來帆檣如織。一吏指而告曰。其南乃宸濠濺血之渚。西南則王伯安奏凱之墟也。予不覺爲之三嘆。嗟乎。波濤洶湧。無間晝夜。人生百年。歲月等此。世傳此亭肇自六朝。莫詳倣落何氏。事蹟不存。故踪難覓。迨夫蘇子瞻自儋耳召還。登亭賦詩。得石罅留之廟中。想其遠宦遷徙之情。與王伯安之奇功異。

熏若透若近其不同於逝波之渺茫飄風之倏忽幾何然固有所以不泯者不必定若羊叔子也

擲過宸濠轉尋一東坡作配而與陽明同作一飄風逝波之感既占身分亦壯文瀾

書院受業楊永

鈺敬識

遊烟水亭

府治西南有湖名景星唐李渤築堤湖西人懷其德名曰甘棠。東西北三面居民環之。與湖岸相周折。湖中高阜有亭曰烟水。予駕舟登其上。涼風徐來。煩襟

頓解。是日也。宿雨初收。夕陰未結。淡雲薄霧。漠漠紛紛。繚繞迷離者。水中烟也。拽練接藍。滔滔汨汨。浪鎖波翻者。烟中水也。烟水相際。漁舟往來。出没於杳靄之間。予顧而樂之。不覺夕陽西下。人影亂矣。

文中有畫

後學潘遇莘敬識

石筆

南城志載石筆在縣儒學殿前右隅。石生如笋。出地二尺許。咸以為地靈之鍾。人文之兆。成化間。縣令李贊疑有人為之者。掘及丈許。始信天成。又載硯池亦

存儒學。方廣尺許。深似之。泉清冷。可鑑。雖大旱不涸。予視之。池泉果清。石有鑿痕。問其故。曰。原筭已折。鑿而續之。又鑿一硯。以爲有池。與筆不可無硯也。予爲失笑。一吏曰。尚少一墨。尤堪捧腹。

此吏正是滑稽

書院受業楊永鈺敬識

紅屏石

紅屏石。俗呼赤面石。在城西五里。方形而東向。曉望如赤城霞。其文類篆。志所云石印呈章者是也。

程